



凡尘晓遇

专栏

## 海上明月望故乡

□李晓

每到中秋,中国人都有一次这样集体的凝望,这是华夏血脉的流淌。一轮明月升起在大海、荒漠、群山、旅途、故乡上空,这样一轮明月,它被记忆和情感的瞳孔无限放大,成为华夏子孙风尘仆仆穿越时空的距离,一同聚集在明月之下,找到了情感大河的源头。

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,明月下面有一双乡人凝望的眼睛。

前不久的一天,乡人郑哥在大连与我相约,今年中秋,一起看月亮吧。我答应了郑哥,当中秋明月升起在天宇,我们在潮声里、山风中举头,望一望那一轮亘古的明月,思念我们共同的故乡。

那年秋天,我出席沈阳一家杂志举办的笔会,主办方把笔会最后一天的行程安排在大连。吃罢晚饭,我想起了一个人,他是老家的郑哥,我的发小,他31岁那年,去大连创业定居。

于是我联系上郑哥:“我来大连了,想和你看看海上明月。”感到意外的郑哥惊喜不已,他立即推开应酬,派人驱车来接我。

在大连的星海广场,郑哥和我拥抱,他连声说,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啊。

我和郑哥漫步广场,中秋夜的大连,华灯溢彩。从广场移步上了跨海大桥,一轮海上明月正升起,粼粼波光中的海面陷入澄净,宛如铺开的巨大丝绸。

我和郑哥凝望着明月,突然沉默无语。一个异乡人,在大连遇见了老乡,在那一轮明月的清辉里,可以望见隐隐约约的起伏山峦,宛如久远年代的黑白照片,悄然隐入浩渺月光里。海风阵阵,有着北方这个季节的颼颼秋凉。郑哥说:“我们找个地方去喝一杯吧?”我摇摇头说:“郑哥,今晚我就想和你看看这海上明月。”

我和郑哥找了个地方坐下,他把大连这些年的故事,在海边明月下跟我作了倾吐。尔后,我和郑哥说得最多的,还是当年老家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,那些山山岭岭沟沟壑壑的足迹。郑哥回忆说,他13岁那年的中秋节前夕,想吃一块母亲做的土月饼。当石匠的父亲,却在中秋前一次采石作业的爆破中,被山石砸中头部受伤,住进了乡里卫生院。中秋那天,郑哥和妹妹去医院看父亲,头缠纱布的父亲靠在病床上,见了两个孩子,父亲一把扯掉输液管,从床上下来,双手抱住两个小孩,满眼是泪。父亲对母亲说:“今天是中秋节,我们一家人还得吃月饼啊。”于是母亲去卫生院旁的供销社买了4个月饼,一家人在病房里吃着香喷喷的月饼。郑哥至今还记得那月饼的味道,薄薄的月饼里有芝麻、冰糖,吃完了月饼,嘴角

上还粘着芝麻,他用舌头去舔,满口生香。

郑哥43岁那年,父亲走了;47岁那年,母亲也跟着父亲去了。郑哥说,每到中秋,望着天上明月,就恍惚看到月亮上站着父亲母亲,他们的目光,依然在慈爱地凝望着人间,凝望着后辈亲人。

那一晚,我枕着大海的呢喃,在明月夜里入眠。清晨,月亮早已隐去,霞光把起伏的大海染成金色绸缎。

去年中秋,郑哥跟我说,兄弟啊,我想看看从老家山坳里升起的明月。我不能让一个异乡的游子,在中秋夜失去故乡明月的清辉抚慰。于是与友人驱车回到山里老家,秋收后的老家土地,在月光浸润下散发着母乳一样的迷人香气,轻快步履行走山间,心如浮动在月光荡漾的湖面上。

我来到郑哥父母的土坟前,用微信视频连线在大连的郑哥,把老家山岭上空的那一轮明月,送到5000里之外翘首以待的郑哥眼帘,升起在他瓦蓝的心空。

这一轮故乡的中秋明月,它升起在我们的心空。在这一轮精神明月的沐浴之中,无论我们身处何方,都热爱着沧海横流的人生,感念着气象万千的命运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## 过中秋

□赵瑜

家住铜元局的时候,孩子们过中秋最期盼的是吃月饼。月饼是节日专供,副食品商店里麻饼最好卖,还有个奇怪的名字:土沱麻饼。

儿时的我懂得挑选碎冰糖多的那块,而有点嫌弃橘皮,橘皮总有一点苦味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麻饼是重庆土生土长的特产,发源于开州,正宗土沱麻饼则是渝北水土出产,怎么做的不知道,只觉得和其他地方的月饼大不同,上面布满芝麻,造型粗放得多,但确实便宜又酥脆,家家都吃得起。

遇到父母闹气,买回广式月饼,冠生园的,那就太珍贵了。我爱的是豆沙月饼,不太甜,细细软软,可以慢慢吃着回味。不喜欢五仁的,里面居然有肥肉,一口咬下去油腻许久。若中秋那天如愿有银白大月亮,在外婆家楼顶的晒坝上,几个小孩子分吃着月饼,细看月亮里的桂花和玉兔,听大人讲神仙故事,直觉秋高气爽,正是人生得意时。

长大后,吃月饼不再是中秋唯一的快乐。有那么几年,中秋节我很喜欢上山南去过,一是山顶离月亮更近;二是山上有桂花酒,虽不是吴刚酿出的,但意境到了。记得一次中秋,和诗友们相聚山中,在花树影中吟诗作对。诗友们就着“一鸡三吃”的泉水鸡和炒的几盘时鲜小菜,慢酌桂花酒,聊聊中秋习俗,享受着美食美景带来的好节日。慢慢地,作

家诗人们每年都会开“中秋诗会”,有一年在千年茶马古道黄桷埡老街还搞了一场活动,每人写一首关于中秋的诗,不管普通话好不好,都朗诵得荡气回肠,月光洒在诗篇上,老街的文脉继续在流淌。

重庆人爱桂花,中秋赏桂也是传统习俗。南山是重庆最大桂花产地,山上有不少坚守传统手艺的酿酒人,每年七八月份,在桂花盛开的季节就做准备,把采下的桂花做发酵处理,3个月后将桂花取出,按祖传的方子加入冰糖、蜂蜜、白酒以及人参、海马等药材,调制好后下窖。无论是三年酿、五年酿还是十年酿,酒色晶莹剔透,酒香醇厚,口感回甜,有奇特的桂花香,中秋时喝一口这样的酒,嫦娥也会流连忘返。

随着旅游的升温,中秋节也成了出游节。在八月十五,我吃过北京的烤鸭、三亚的海鲜,也吃过云南的汽锅鸡和贵阳的酸汤鱼;学会了区分广式、滇式、苏式月饼。但无论身在哪儿,胃口如何,中秋夜的那一餐,有月饼才有仪式感。如同端午一定要吃粽子,春节一定要吃香肠,元宵一定要吃汤圆,中秋节必须吃月饼,圆圆的,团圆的,美好的期盼不能少。

今年中秋将至,微信上约着亲人们小聚,各自端出拿手好菜,在楼顶花园赏月。人间至味是团圆,岁月在变,不变的是月亮的清辉和人们的思念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南岸区文联)

## 月到中秋(组诗)

□田胜铭

## 中秋月

月到中秋,是她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——既要,替亡魂照亮回家的路又要,为人间轻抚最长情的孤独和忧伤还要,给无数不远的漂泊者传递迫不及待的相思身在渝东北,这个中秋呵除了为你的操劳而心碎我还想,替你揉一揉干涩已久的眼睛

## 遗物

那个中秋夜,子时岳母,静静地走了顶着世俗压力接纳我的人——走了

入殓时发现——她的衣兜里,竟有两只完整的月饼

那是她二女儿——我的妻子,傍晚苦心婆口塞给她的

埋葬在心里的两只月饼那红锈般的糖渍烙印十八年来,一直在滴血,滴血……

## 吃月饼

那些年一到中秋,总是望着夜空那轮又大又圆的“月饼”,走进奶奶的童话里

成人后分享真正的月饼清风,朗月,桂花香团团圆圆

现在需把饼一分为三:一份,给地下的父母一份,给远嫁千里的姐姐一份,给妻儿和自己(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## 窗上的月

□黎强

从小到大,我一直以为,窗与月是最亲密的伙伴。因为有了窗与月,就慢慢懂得了天与地的距离,其实并不遥远,且近在咫尺。

小时候,每到八月十五中秋节,天气就有点凉爽了,老家人称“下凉”了。那天,一早就要跟着父母先去老屋后的坟上,给逝去的先人烧香磕头,然后才能被允许吃香糯的糍粑。人小啥也不懂,只顾蘸着黄豆面芝麻面吃着鸡蛋汁炸好的糍粑,小嘴一舔一舔地。无意间,看见坐在老屋的父亲端着一碗高粱米酒,一个人若有所思地抿着,神情憾憾的。

山里的文化娱乐太匮乏了,夜饭后的我们,没有玩乐的活动,就回到土墙屋低矮黢黑的房间,煤油灯一闪一闪地亮着如豆的光。八月十五虽有点凉了,但夜,并不黑,月光照亮了村野的山峦。躺在床上,可以看见土墙窗棂上挂着的圆月,透亮。月亮似乎长了脚一般,慢慢走着,我就从床头看到了床尾。一轮明月挂在窗上,什么时候走丢了,我不知道,我早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长大的我东奔西忙,但窗与月留给我的印记早已超越了美景的范畴。有一年的八月十五,我在嘉峪关。西北的夜空很高远,即或入夜了,天空还有蔚蓝的底色。站在关上,眺望远方,可以想象河西走廊,可以触摸“天下第一雄关”,还可遐想莫高

窟上的月如此高雅、月牙泉里的月如此清澈、鸣沙山上的月如此润泽。独自漫步,偶一抬头,看见那轮清丽千万年的月亮,正与城楼的轩窗挨得紧紧的,仿佛在赴前世今生的千年之约。我的眼眶湿润了,原来月和窗如此不舍、如此依恋,天地之间的任何一个窗口,都能看见它们在八月十五的相聚与重逢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坐火车去天津看望亲人,硕大的编织袋装满了米花糖、腊肉和花生等老家的味道。那时的绿皮火车拥挤,连上厕所都似翻越万水千山。火车行至德州,正是八月十五之夜,站台上的小贩们像壁虎一样贴在车窗外。我买了只“德州扒鸡”,想犒劳长途跋涉的自己,猛地看见对座一位农民装束的大哥狼劲抿了一下嘴角,我知道他定是饿了。于是没有多想,急忙打开车窗又买了四瓶啤酒,将紧挨着的四人招呼到一起,大家边手撕扒鸡边喝着啤酒,天南海北聊了起来。那一夜,车窗上的圆月跟着我们,在“轰隆轰隆”的车轮声中一起奔向远方。

日子过得真快,也变得真快,但有一点没变,那就是窗与月的完美组合,在八月十五这个特别的日子,那轮明媚皎洁的月亮定是挂在窗上的。此时此刻,你若抬头一望,那明月正在属于你的窗上,看见了吗?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